

散文公社

陕西卷

走在吹风的路上



我的一双脚，承受着我的三尺身躯，走了许多地方，为了生存，为了长见识。我的脚印留在了一方天地间的尘土里。我走夜路的试探和跌跌撞撞，是最艰难的一段日子，肠子般的山路疼牵着绞痛了我，我不甘心烂倒在半路上成为一块疮斑，走一百个来回，我也要回回都走到尽头，我用我的脚印取暖，直到看见一簇灯火，才感到身上的一口袋粮食，突然变得沉重。

第广龙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散文公社

陕西卷

走在吹风的路 上

第广龙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走在吹风的路上/第广龙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4

(散文公社. 陕西卷)

ISBN 978-7-5306-4933-6

I. 走… II. 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 第035299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55 千字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6.00元

序

贾平凹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散文公社”丛书,我见到过,确实很好。散文类的图书已成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品牌,并在全国产生了影响。

我最早的散文集也是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听说“散文公社”丛书要出陕西作家的集子,实在是一件具有建设性的工作,叫人欣喜。

陕西散文既有好的传统,又不乏突破和创新。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面貌,近年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陕西人朴实厚道,做事低调,反映到散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气象。

陕西散文创作队伍正在逐步扩大。一是人多,职业写作和非职业写作人都很多,老中青少分布广泛。二是这几年陕西散文家的作品发表多出书多,在国内影响很大,结构开阔,

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三是散文作家和研究家都很团结、气氛好。

这几年，“散文革命”突然爆发，各方写作队伍层出不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对陕西散文写作者来说，现在时机最好。

散文创作难就难在如何处理“小我”与“大我”结合的问题，即个人生命体验如何暗合生命情绪的问题。年轻时是模仿期写得快，年长后觉得没多大意思就不写了。要么激情不够，要么考虑过多。李商隐的许多爱情诗写得那么好，它肯定有实指对象，若泛泛写肯定不会那么好。现在好多东西实不下去，导致作品没细节没生活。人越往下蹲才能跳的高，扎到实处才能写出虚的高来。什么是好文章呢？我认为，让人看了以后，不会写的想写了，会写的一看写不成了的，就是好文章。

作品的好坏要靠读者的眼力判断。我相信这些作品不会让读者失望；我相信作家们定会努力，在今后写出更好的作品，无愧于这个时代和自己的生活。

自序

这几十年,我走动最多的,是甘肃、陕西、宁夏三省区接壤的苍凉地域。在土塬畔顶的野酸枣树下,在戈壁深处的喊叫水旁,在漠野边缘的红柳丛中,我不是外来者,我是一个土著,保留在我内心的一张张岁月的底片,以原色记录了我的苦痛和忧伤,快乐和希望。我生命的根系,抓牢的是一把虽然缺少水分,却滋养着我的情感的泥土。我怀有走向更远天地的渴望,但我的影子,一次次的,落进了这片尘土飞扬的西部。我属于这里,只有这里,才能让我内心安宁,让我有归属感。

我的写作,由此确立了基本的视角。

入秋后,我又一次奔向壶口。一路上,秋色斑斓如虎,高天淡远,作用于感官,使我愿意放松下来,愿意减少心思,只是对应大地的美意。晋陕大峡谷展现在眼前时,远处的壶口,似乎安静着,只看见一股股尘烟升起。剧烈的水流,在跌宕中,在燃烧着。走近壶口,声音是沉闷的,声音被压制着。今年雨水充沛,黄河满贯,却全部被一个壶口盛装了。壶口,是何等巨大的容器啊。

我就想,要是和写作联系起来,壶口的境界,正在指导我的心灵,左右我手中的笔。收获黄河些微的湿润,我已知足;取得黄河点滴颜色,我将无憾。

我也知道,就像路上聚散的土尘,生活在更多的时候,都



是平常的,我要追求和表现的本真,就蕴涵在这连绵的平常之中。我渴望深入这种平常,但我不能仅仅满足于一时一地的不同,我要用“我在”的眼光,写出“在我”的变化。

我就想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最末的一年,我沿着西兰公路,把简陋的家,由陇东的小城庆阳,搬迁到了西安北郊的一片野地间。开始几年,我几乎完全中断了写作,没有欲望和激情,只有麻木和懒惰。一位朋友说,经历地理的转换,都有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这叫接地气。

我相信这个说法。

西安是一块好水土。这里文脉厚重,风采大气,我希望我能吐纳于其间,我希望我的写作,由此能发生改观。为此,我一直努力着,但却不再如过去那样憋着气力和心劲冲刺,我有意或无意把写作置于一种不怎么在乎的状态,如同放弃了写作一般,只是顺应着心意,笨拙着姿势,把一个个汉字,书写在纸张上。

我只是希望,我总是能接通地气,我的文字,是接通地气的产物。

这本小书收录的,多数是我从2005年至2007年这三年间完成的三十余万字散文中选出来的。当我再次阅读,我感到温暖,为我拥有的繁乱的生活,为我这几十年断断续续的写作。

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日于西安

目 录

第一辑 人生作业

发财的梦想 003

自行车 008

我爱磨牙 014

春天书 019

刮风(019)/ 声音(020)/ 生长(022)/ 雨来了(023)

知了 025

热 027

法桐 030

天上有亮光 033

走路 038

野酸枣 043

霜花 046

火车带我回家 049

我在一个小城的记忆残片 054

房顶上的天线(054)/ 消逝的二胡(055)/ 条绒布(056)/

老师的期望(056)/ 练习竞走的人(057)/ 果丹皮(057)/ 站

着喝酒的人(058)/ 淘井的人(059)/ 十三间(060)/一棵枣

树(062)

楼边的空地 063

吃羊 066

吃好 070

， 清汤羊肉 074

第二辑 卩 兄弟记忆

郭公公 083

马财迷 089

李双单 095



刘玉米 100

杨队长 106

胡班长 112

王黑子 120

高爷爷 127

狗子 133

老木 139

第三辑 山河笔记

黑海的阳光 147

过龙门 151

三界地 153

毛乌素纵深 157

夜上白云山 164

红井子 167

卧龙寺 171

今生的河流 175



沙坡头 179

国画岭 183

岭南的树 184

趵突泉 190

到乌海看望四合木 192

水泉子村的古树 198



第一辑

»

人生作业

⇒ 发财的梦想

我家乡把发财说成发死,死是一个人一生的顶点,和财联系着,可见有着命定的成分。过得是病多钱少的日子,发财的事情离老百姓远。知道黄金和珠宝自古而今一直珍贵,多少人却从来都是听过没见过,或者见过却不属于自己。寻常的东西可能会变得十分值钱,比如汉朝老百姓的油灯,唐朝老百姓的夜壶,清朝老百姓的枕头,但前提是此类东西在当时谁都不认为能成为宝贝,并在以后越来越少,进了坟墓,遗忘到某个角落,几个世纪后才成了珍品,但这时老百姓家里已经没有它们的踪迹了,所以老百姓还是发不了财。要是谁证明曾被我们寄了信的某种邮票,亲手花掉的几类粮票、布票、油票,还有一些随手扔掉的火柴盒,擦了屁股的香烟壳,突然有极高的附加值,而当垃圾处理掉的一口木箱,也能换来一套单元房,那更会刺激神经,感叹生来就是穷命。

我小时候,老爱听大人在感叹日子的艰难时,说起祖上曾经富有,恨自己生不逢时,享受不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排场。要是听到说有个什么镯子或者铜镜,变成钱一年都吃不完,更是急切地问东西在哪里?当得到的回答是早已贱卖掉了,只能一个劲怪大人没有眼光,心里满是埋怨。记得我小学毕业那年,我家住的大杂院淘水井,有人嚷发现了元宝,一下



子传开,几乎一条街的人都拥进来,在井口边的烂泥堆里找元宝,个个弄得满身泥点。那口水井是大杂院的几十户人家共用的,有三十多米深,隔上半年,就要淘井。街上常有淘井的人走动,标志是肩上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淘井时要下到井底,把淤泥、杂物,还有谁打水时遗落的水桶清理到筐子里,井口有两个劲大的人绞辘轳绞上来。有一个看见泥里一个疙瘩,就抓起甩了一下,没想到是一个元宝,后来听别人讲,他甩了一下,把粘连到一起的另一个元宝甩掉了,多少人就替这个人后悔。据说井里的元宝是几十年前闹土匪时,一个老财主丢进去的,后来形势变了,没敢提这事。那天我也到泥堆里翻动,除了两手泥还是两手泥。过去多少年了,提起来还长气短气地感叹。

我有时想,摆在街边的那些铁器,竹器,木器,和拍卖行,文物店、古玩市场的物件区别在哪里,哪个更有价值?从本真意义上说,实用的东西是最不能缺少的,而成为符号的一块美玉,一纸诏书,一片甲骨,在有些情况下抵不住一口干粮。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占有欲害了多少人,人还是一次次的心甘情愿。我现在用的某种东西,以后可能会很值钱,我却不能提前预支,也使我有些苦恼。但是再价值连城的物件,当初都是老百姓制作的,如果没有被使用,没有在上面留下手痕汗渍,没有经过烟熏火燎,没有把它们由多变少,它们能有价值吗?

老百姓一辈子只知道出蛮力,起早贪黑,面向黄土背朝天,盼土地多打粮食,多产棉花,盼鸡多下蛋,猪多长膘,拉上满满一三轮车出去,也换不了几个钱。但农民屋檐下吊着的几串干辣椒,房顶上编成串的玉米棒子,甚至用旧了的扬场的木锨,乃至报废了的沧桑的磨盘,门框上的有了年头的挡板,喂





猪的一口带花纹的石槽，这些谁也不看重的东西却被外头来的人当宝贝买走，成了某个高级场所的特色。原来用的、吃的，现在成了看的装饰的，成了什么文化，成了什么终极关怀。有人看上了，寻思这些破烂，扔都费力气，就白拿走好了，还给人家说谢谢呢，也奇怪什么都有的人为什么会缺少这些东西。更可笑的是还延伸到听原生态的歌曲，叫野嗓子唱，好像真的热爱似的，也许动了感情，但虚伪的成分一定多。还把日常的剪纸、皮影子道具弄走，当礼品、当摆设，装点出不伦不类的效果。有钱的人城里的人还在憋闷的日子，心血来潮的周末，成群结队赶到农村来吃农家饭，到农家的菜园摘菜，爬到果园的果树上采果子，以虚伪的表情看金黄的菜花田，看大片的麦苗在风中摆动。脸上涂抹着久违了的认同，实际上转身就忘记，也许还在庆幸自己早就拔出来了泥土里的根。而农村似乎也在改变，主动也好，被动也罢，弄得越来越四不像了，房子是砖楼外头啥都不抹，沙发是仿皮的，身上穿着廉价的西装，土路口支着台球桌。城里的垃圾，有形的，无形的，被倾倒在广阔的天地间。农民编了顺口溜：“我们刚开始用卫生纸擦屁股，你们却用来擦嘴了；我们刚用电话聊天，你们又开始上网了……”老百姓被牛一样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许多宝贵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到头来还是没有发财，腰杆还是直不起来，只能听别人发财的故事，一天又一天地做着实现不了的梦。

人们会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鸡蛋才三分钱，可人们却忘了即使三分钱的鸡蛋也难得吃上一回。那时候下馆子，也就是一碗清汤羊肉。要是平时在三顿饭之外花了钱，吃了瓜

果,心里都会自责,会说为个吃嘴的事,今儿把钱花了。吃嘴和吃饭是不一样的,一个舌头高兴,一个活命必须。我曾在一个野外队出了七个年头的苦力,挣的钱多数吃到肚子里了。我一年只保持着一身像样的衣裳,是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只在上县城和回老家时才穿到身上。离开野外队时,我的所有财产是一口木箱,一个铺盖卷,木箱里装着几十本书和没有用完的一堆劳保手套。我的积蓄在一个铁罐里藏着,我清点了一下,总计十五元零八毛。我的汗水和青春光阴,我五个在井场度过的春节,我两次受伤,我六次随驻地搬迁换地方,我一次谈恋爱的机会也没有以及我每月一到两次的梦遗……全部凝结成了这一笔财富。在当时,可购买的确凉布的裤子一条。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借了六百,用一千二买回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黄河牌彩色电视机。我终于不用到机车大队的队部门口站着看电视了,我可以坐在家里看电视,由我的高兴换台了。那时候对于金钱的向往是特别强烈的,我希望拥有的人民币是一万元。万元户可是个了不得的称呼,说谁是万元户,感觉比现在的大款还稀罕。再往后,到了九十年代初,有一个最流行的词语是下海,也就是经商。我生活的小县城出现了一天到晚把一百多米长的街道两边全摆满各种小吃摊点的盛况,摊主都是有工作的人,辞职没有勇气,又想发财,餐饮便成了最便捷的选择。有些人家做一些寻常的吃食,也美观可口,便出了家门上了街面。我在那一段日子品尝了诸如砂锅、粉皮、鸡汁面、鱼丸等美食。但这种营生养家糊口倒实际,一夜暴富则是妄想。所以热了一阵,多数人便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而他们培育起来的市场,很快被一些真正需要靠餐饮谋生的人填补了空

